人与自然

山间夏日

♣ 寇 洵

野草

出门的时候，我看见路两边被野草护住了，我没有注意，它们一下子竟然长这么高了。

野草总是和人抢路，它老想趁人不注意悄悄地将人走的路占住。而人呢，好像有意无意也和它较劲。野草越想往路中间长，人的脚就越是往上面踏。踏来踏去，到底还是人的脚厉害，硬是把野草挤回到路边。路边就路边吧，野草就那么站着，看着人的脚来来往往。

也有一些野草喜欢长在院墙边，就那么一根或者几根贴着院墙边，兀自生长着，大有一种与世无争的感觉，它们给人的感觉就很好，很少会有人过去拔它，所以它能在那里自生自灭。

更有一种草，喜欢高高在上。它们喜欢长在瓦屋的屋檐上，在瓦缝里，它们一个夏天也长不多高。起风的时候，它们跟着风摇摆。它们的样子虽然动人，但却很少有人会去注意。

最后说到庄稼地里或苹果地里的野草，它们因为长得不是地方，很容易被人拔掉或锄掉扔在路边。看着它们被晒焦的身体，我总会想起很多。

野花

路两边的野草中经常会夹杂一些野花。这些花，各种颜色的都有，开了败，败了又开，一个夏天谁也不知道它究竟开败了多少次。

我曾试图叫出它们的名字，可是我发现，我几乎很难叫出它们的名字。一些我不知道名字的野花年年夏天来到我必经的路旁，就像是为了某个约定。可是，你知道的，我们谁也没有和它约过。

很多次，我看到蝴蝶飞来了，蝴蝶停在上面。我又看到蜻蜓飞来了，蜻蜓停在上面。它们停在上面又飞走，飞走了又来。野花只是轻轻摇一下头，或者点一下头。它的样子是那么轻，轻得就像我慢慢移过去的目光。

野果

夏天成熟的野果有很多，我没有去统计过，我只说我见到的两种。

我最早见到的是野草莓，这种野果我很多年前就认识，在我的印象里，我们那里的山坡上有很多。野草莓的样子圆圆的，可能是因为像和尚头吧，我们那里也管它叫“和尚帽”。

夏天里有一次，我在我们家附近的地边发现了一棵结了果的野草莓，每一棵都鲜红晶莹，我摘了一颗放进嘴里，紧接着又摘了一颗。我自己也没有想到，我竟一下子吃了六七颗。那可能是我吃野草莓最多的一次。老实说，野草莓的味道并不是很好，也不怎么甜，但对这种自然赐予我们的果实，我还是欣喜无比地愿意接受。

还有一次，我在距离发现野草莓不远的斜坡上发现了一株野樱桃。当时是正午，阳光白花花地落在野樱桃的绿叶上。在绿叶的映衬下，一粒粒鲜红的野樱桃显得格外惹眼，也格外美丽。我被深深地吸引了。那天，我正好带着相机，就随手拍了几张。拍完后，我才开始品尝这大自然的恩赐。这意外的发现很长一段时间都留在我的脑海里。

灯下漫笔

在草木间行走

♣ 叶剑秀

村子坐落在小河北侧，是祖人的选择，我居住在小河南畔，是我的意愿。与村子一河之隔，依然能听到村子的心跳，听闻村子的声音，与村子一同呼吸，早已疲惫不堪的心情，仿若沸活起来，在每一刻的光阴里踏实安宁。

小河经过多年来的治理和修浚，已不是先前的样子了，虽然失掉了原始的野性和粗犷的壮美，但终究是消除了诸多的忧患，修复了原本该有的生态。

初春，河道里的一淌春水，温润着日光的繁华。柳枝还未吐絮，芦苇已经翠绿，片片落落的沼泽湿地引来了各类飞鸟的徜徉盘旋。我独自拥有的堤坝，苍苍茫茫俯卧，蜿蜒两三公里，延伸至上游村庄。

我喜欢独处和幽静，我的行走一直没有间断。

小河盛满童年的故事，芦苇园里深藏着光阴的记忆，草木深处存留着淡淡的乡韵。鸟儿的飞翔鸣叫，草木的轻吟浅唱，书写着道法自然的深邃哲理，人生来世是偶然，溘然离去是必然，遵循自然法则，这便是生命的轮回。

无论是天上的飞禽，或是地上的爬行动物，尽管肤色、肌理、欲望不同，但终极的悲喜，必然留给大地和天空：一切的行走都是为了生存。

游走于草木之间，才会发现自我的渺小和卑微。草木中到处是缓慢爬行的虫子、飞奔跳跃的生灵，与其相处，不但能够知道它们生命的孱弱和艰难，还能看到它们的智慧、勤恳和勇敢；与草木相伴，不仅能聆听它们的悦耳声音，还能欣赏它们载歌载舞的才艺。与草木间的生灵同呼吸，能充分体验它们面对自然的淡然、坚韧和高尚。

去除人类的偏见和清高，与草木和鸟类、昆虫等相互信任、和谐相处，人生就会充满意趣和唯美。

我是偶然发现那一条蛇的。盛夏的早晨，晨阳初露，我照常在河堤的草木中行走，不经意间看到了它。那条蛇有拇指粗细，浑身青绿，与周围的草色极为相近，它在紧靠河堤的地头蜷缩。那块地种植着茂盛的葡萄，它隐蔽在木桩下，盘成一个圆环，像极了一盘青藤，它如果伸直了腰身，可能足有两米长。或许它正在睡眠，被我惊扰到了，忽地抬起头，惊恐地看着我，似乎做好了防御、攻击或逃离的准备。我乜斜过去，轻瞟一眼，佯装没有看到它，继续我的行走。以后的许多天里，无论是早晨或黄昏，我都能在同一个地方看到它。它或许已经知道，我早已发现了它，但从没有遭受到来自我的威胁和侵袭，彼此默契地友好起来，每次相遇，对视一望，甚至有时候它懒得理我，耷拉着脑袋，微微眯一下眼睛，继续休眠。

我常想，它是怎么生存的？可能是昼伏夜出，翻过河堤，到小河边搜寻猎物。河边的草甸子里活跃着成群结队的青蛙，足够它饱腹美餐了。

那天我在夕阳下的草丛里闲坐，抬头看见了一只鹰。那只褐黑色的鹰，大约刚刚成年，端坐在河对岸老柳树的枝杈上，盯着蛇卧的方向，神情极为专注，仿佛在等待一个极佳的捕捉时机。

初夏，是河滩湿地鸟类的繁殖时节，大部分的鸟已经完成情事，雌鸟便开始寻找合适的地方产卵。

一天早上，我顺着河堤向上游走，和往常不同的是走得更远一些，不知不觉到了草木深处。这里更加偏僻幽静，很少有人来过。正当我酣然行走之时，忽然有两只白鸟在我头顶盘旋，不时发出警觉的叫声。我驻足下来，两只白鸟的叫声变得更加凄厉和绝望，不断向我俯冲攻击。两只鸟我叫不上名字，大约是迁徙过来的新新一族。但年少时的经验告诉我，附近有它们产下的蛋。这就是鸟类的愚昧，过于张扬的防御，无意中泄露了生命的密码。我的目光在草丛中搜寻，很快窥见了杂草掩盖下的一窝鸟蛋，有四个，形体比鸡蛋略小一些。

我似乎多了一份牵念，每天都要去观察那个鸟窝。我的行走延长一段距离，直到目光可及那个鸟窝才停下来，或一旁静坐，或仰卧观天。这对白鸟夫妻似乎知道我是个良民，慢慢解除了对我的抵触，我们俨然成了相安无事的好朋友。它们开始孵卵了，原以为孵卵是雌鸟的事，可这对白鸟夫妻却是轮流坐窝。最初，大抵是我在附近的缘故，它们不时引颈张望，四周顾盼，神情中略带些微的惶恐和防范。后来它们就忽略我的存在，气闲神定，安心抱窝。二十天后，白鸟夫妻完成了育儿伟业。小鸟破壳了，四只毛茸茸的小鸟羽毛浅白，蠕动的样子好似动感的雪球，十分可爱。白鸟夫妻更加勤劳，义无反顾地承担起父母的义务和责任，往往是一只留守，一只出外觅食，叼来虫子喂养。在父母觅食归巢的一刻，四只小鸟争先恐后，叽叽喳喳张开鹅黄的嘴叉，以期抢得先机。父母对儿女的疼爱大体是一致的公平，把含在嘴里的食物逐一分送到儿女口中。我在不远处的草丛里，常常被这一幕感动。小鸟一天天长大，已经能食用些鱼虾了，白鸟夫妻开始带它们去到河边的浅水区，习练最初的生活技能。四只小鸟的蹒跚笨拙，捕捉食物的动作十分滑稽，总能把我逗出笑声来。

小鸟开始试飞了，在父母的演示和鼓励下，振翅起飞，一次次的失败和历练，尝尽了苦头，飞行几分钟就要落地歇息。生命的行途大约都要经过这么一个过程，练就翅膀的筋道，才能飞得更高更远。

四只小鸟飞走了，也许忘怀了它们的原籍和出生地，再也不会回到曾经给予它们温暖和生命的窝巢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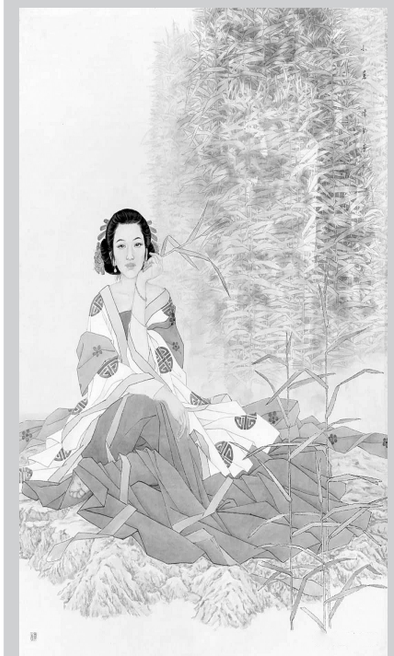
很长时间忽略了那条蛇。

一个早晨，我特意去看那条蛇，可再也见不到那条蛇的影子，只看到了一个空窝。时令还没有进入蛰伏休眠期，它会去哪里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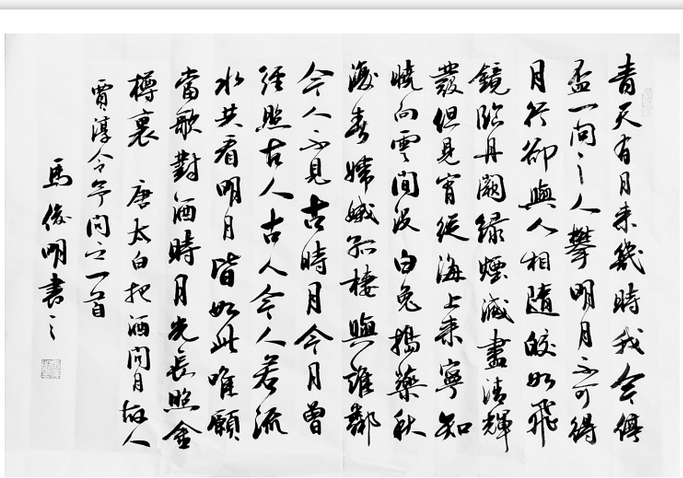
与蛇一同消失的还有那只鹰，我恍然明白了什么。我想，一定是蛇的粗心和疏忽，在草丛中爬行的时候，被那只鹰窥见行踪，鹰的眼光在夜间同样犀利。我脑海里不时闪现一个画面：那只鹰展开矫健的翅膀，闪电般冲下来，一双锋利的爪子抓起落荒而逃的蛇，终结了一条爬行的生命。

思过想过，我便想到了可爱的青蛙和光洁的鸟蛋，不知有多少条鲜活的生命葬身蛇腹，心也就平衡下来。

大自然的造化，给予了生命的相克，平衡着万物的存在。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。人非草木，人亦草木。所有的生灵，在生存的行走中，一路上未必都是美好的风景。



小暑（国画） 范怀珍



把酒问月（书法） 马俊明

新书架

《稻盛经营哲学50条》：实用的经营实践辅导书

♣ 李汶璟

一名优秀的经营者不仅要有把事情化繁为简的能力，而且还要有将复杂的事物简明扼要地传达出去的能力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，英国首相温斯顿·丘吉尔曾就公文的撰写事宜，做出过有名的指示：“行文要简明扼要，哪怕是口语式的也行。”复杂的事情再以复杂的方式来传达，就会让人不知所云。将复杂的事情简单化，再言简意赅地表达出来，才有说服力，才能鼓动人心。那么，我们怎样才能做到将事物化繁为简呢？稻盛先生现身说法，指出“禅定”的重要性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思考问题时首先要做到静心、沉着冷静。

本书作者皆木和义根据日本经济危机，总结出稻盛和夫的应对方法，对于我们的企业经营者来说也很有启发作用。稻盛和夫认为，导致不景气的不是经营手法、管理手段的问题，而是经营哲学的问题。也就是说，企业经营应该遵循怎样的原则，经营者应该多多修炼自己的心性才能提高自己企业的高收益。皆木和义根据自己多年经营企业的经验以及在“盛和塾”中所学的知识，总结出50条的心得，能帮助读者轻松掌握稻盛和夫的人生与经营智慧。对于各种知识层次的经营者来说，都是非常实用的经营实践辅导书。

温故知新

新的敬礼

♣ 高玉成

书架上有一本书，《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读》（下），选编于1978年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3月出版，定价1.40元。书中收集了包括当年大家非常熟悉的22位作家的共37篇作品，比如臧克家的《老马》、田间的《给战斗者》、艾青的《大堰河——我的保姆》、何其芳的《放下你的鞭子》、宋之的的《兄妹开荒》贺敬之的《白毛女》（节选）、赵树理的《小二黑结婚》、李季的《王贵与李香香》、孙犁的《荷花淀》、马烽的《吕梁英雄传》（节选）、邵子南的《地雷阵》、刘白羽的《无敌三勇士》等。作者有些是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代表，有些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影响下创作的，有些则是追求光明进步的民主人士，时代特征非常明显。

我是1979年初中毕业后的暑假购得这本书的。那时，我正痴迷于阅读，书中留下过我太多少年时期的回忆。记得田间的那首诗：“假使我们不去打仗/敌人用刺刀/杀死了我们/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/看，这是奴隶！”强烈地震撼过我的心。臧克家的《春鸟》，开头几句就吸引了我：“当我带着梦里的心跳/瞪大发狂的眼睛/把黎明叫到了我的窗纸上。”诗中优美的抒情和一连串排比句如行云流水，酣畅淋漓。最后是“我也有一串生命的歌/我想唱，和你一样/但我的喉头锁着链子/我的嗓子在痛苦地发痒！”形象地刻画出作者不能自由发声的痛苦与挣扎。我非常喜欢这首诗，虽然比较长，但还是把它背了下来，至今仍能脱口而出。

那个年代，很多军旅作家的文化水平都不高，张志民12岁读完小学就去当兵了；阮章竞小学毕业先是去当学徒，后又去当兵；李季读了一年初中，就到了部队；写《吕梁英雄传》的马烽，也只是刚上高小，就辍学参加了抗日武装。他们都是以部队为学校，以战斗为题材写作的。再比如，新中国成立后写《林海雪原》的曲波，只读过五年半私塾。他的小说初稿并不成熟，错别字也很多，但他经历的故事感动了编辑部，在编辑部的修改润色下，才有了后来的成功。《高玉宝》的作者只读过一个月书，当兵时几乎是个文盲，写《高玉宝》时，常以画图和符号代字，一部书稿像是一本画册，也是在编辑的帮助下，才得以成书出版。他们不是用文采写作的，而是用自己非凡的经历、朴素的感情和对牺牲战友深切的怀念写作的。

40多年过去，这些作者已经逐渐被人淡忘，他们的作品也很少有人关注了。40多年过去，这本尘封在书架上的书，我也很久没有想到过它、触摸过它了。前不久整理旧书，偶然把它取下来，吹去书顶的灰尘，忽然有时光倒流之感。循着熟悉的文字读下去，不禁百感交集，猛然觉得这本书不是文学作品，而是历史，是一代人的奋斗历程和精神追求。尽管时过境迁，沧海桑田，很多东西已经无法用现在的标准去衡量了，但它作为当年战斗生活的缩影，激励过无数为理想奋斗的人，是我们的初心和使命。我们不应该将它尘封在书架上成为故纸，而应该摆放在更加显著的位置，接受新的敬礼！

百姓记事

远去的叫卖声

♣ 李 念

你是否还记得那个声音？用地道的河南方言，声音粗犷或沙哑、押韵又朗朗上口地叫卖。市井的叫卖就像是城市一块砖一片瓦中的水泥，从不被人关注却又不可或缺。每当听见街头熟悉而又陌生的叫卖，我都会情不自禁地跟着韵律轻轻和上几句，就像回到了遥远的小时候。原本聒噪的声音，在熙熙攘攘的氛围中反倒显得和谐。

仍旧记得小时候门前的那个十字路口，每到周末就异常热闹，卖菜的、卖小玩具的、卖零嘴的都扎堆在一起。循着此起彼伏的叫卖声，车水马龙的城市似也多了几分生动的温情。每到一处，被吸引的不是摊位上的商品，而是“绿豆发糕2元一块”的吆喝。买上一块绿豆发糕，随即心满意足地边吃边逛。

“未觉池塘春草梦，阶前梧叶已秋声”。回想起彼时亲切的场景，简朴的信任、清澈的笑容，还有时光深处的叫卖声。

这是寒假以来第一次听见叫卖声——城市的快节奏打破了生活的宁静，而我也似乎还没有真正仔细体悟、倾听过。浓浓的口音让我不禁想去看看，看叫卖的人还是不是当年集市上的叔叔姨们。我趴在窗边，看见一位老爷爷踏着三轮，慢悠悠地骑，车后的箱子里装的还是当年让我垂涎欲滴的发糕，不同的是那振奋人心的叫卖已经被永远不知疲倦的扩音器取代。而我，也早已没有了当年的渴望。

不是因为叫卖人不想喊了，而是喊不动了吧。当年集市上的叫卖人，现在大都已经杖朝之年了吧。时间真快，懂事之后还没来得及好好观察这一切，就已经要消失了。繁忙的社会，又有谁可以延续这种声音呢？

“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”。远去的叫卖，虽有杏花的清雅但更多的是陆游“世味薄似纱”的感伤。是啊，在这日新月异的社会，又有谁能真正地观察生活、品味生活呢？

不仅仅是叫卖声，还有更多不起眼的细节被人们所遗忘。走得越来越快的人们，对生活的观察还有多少呢？真希望我们的节奏可以慢一些再慢一些。人们都能屏住心，多看看身边的人，品品身边细小的感动……

远去的叫卖声是时代的烙印，却永远烙在了我的心底。

连 载

那时候，康家常年举债度日，三天两头走当铺。渐渐地，也就顾不上这许多了。再见面时，“老毒药”仍是很巴结地说：甫台，一个镇上住着，有难处你说。

康秀才常年一挂青衫，本是从不张嘴的人。但有时候上头收“河防捐”，有时候收“人头税”，有时候是孙子进京赶考缺盘缠，有时是年关时候断了炊……大凡周转不开的时候，也就支支吾吾地张嘴了。平日里借个十两八两银子，“老毒药”答应得很痛快，还总是让人送到家里。

但借是借。还，是一定要还的。说三日还，定然会在第三日把钱还上，不会错一天半晌。偶尔，有还不上的时候，康秀才就会差人把地契押上，反正卖地也不是头一回了。

说来，周家是有算计的。“老毒药”很想跟康家联姻。当康家的钱借到一定的时候，周家就托媒人上门提亲了。周家有一孙女，聪明伶俐，模样俊俏，唤名亭兰，是“老毒药”的掌上明珠。周家这宝贝孙女偏偏和她爷爷一样，最喜好的，就是“字墨”。

不料，媒人进了康家，刚把话说完，康秀才竟一口回绝了。他一捋胡子，先是抑扬顿挫地对媒婆吟道：“凤凰栖老碧梧枝，香稻啄余鹦鹉粒”。你问问周家，既是河洛人，知不知道这诗是谁写的？

接着，康秀才慢声细语地说：听说，那闺女还是天足？……这也是点到为止，康秀才留着面子呢。

媒婆赶忙解释说：裹是裹过的。只是后来经不住疼，自个儿放了……

康秀才一脸持重，两眼一闭，再也不说什么了。

那媒婆本就好翻嘴调舌，又碰了这么一鼻子灰，连个茶钱都没混上，自然是火上浇油。她气嘟嘟地跑到周家，连“呸”了三口，才说：气死老娘了！穷的四面漏风，连个屁都夹不住，还张口凤凰，闭口鹦鹉，啊——呸！

“老毒药”脸都黑了。他瞪着眼问：日娘，他，他放啥子屁话？

媒婆说：我一进门，那脸跟破鞋底样，嘴撇得像烂杏，先说啥子凤凰，又说柿饼，还说饸饹……你听听，这叫人话么？这是转着圈骂人哪！媒情事，中就是中，不中就是不中。这不是看不起人么？柿饼咋了？那柿饼不也送到皇城里去了么？皇帝老儿还吃哪！

媒婆正一丈水一丈波地说着，“老毒药”突然就静下来了。他转过身来，从柜子里摸出两串钱，往桌上一丢，说：拿去吧，买双鞋。我知道了。他不愿就算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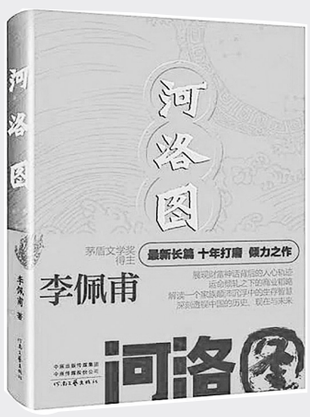
媒婆的话卡在了喉咙里，想再扇扇风，看“老毒药”不高兴，也就罢了。扭过身扫了一眼桌上的钱，嘴里说：事没办成，这钱我不能要。赶明，赶明儿我再给寻个好人家，比他康家强一百倍的。气死那老东西！往下，那眼尖溜溜的，就细盯着桌上的钱。

“老毒药”摆摆手，说：拿去吧。

媒婆伸手抓过钱，连声道谢后，一扭身走了。

“老毒药”闷坐在那里，半晌没有说话。是呀，家里有钱了，可缺的是“字墨”。这年头，不管怎么有钱，只要缺了“字墨”，总是气缺哪！

“老毒药”走上镇街的时候，就有些灰溜溜的了。



转过夏，突然有一天，媒婆又来了，一脸的折子笑。说：成了，成了。这大鲤鱼我是吃定了！

这话没头没尾儿，说得周广田怔怔的。媒婆说：那康家要下订了。让我先蹚蹚路。哼，我说，早干什么去了？牵着不走，打着倒退！

可周广田却不答应了，他黑风着脸说：日娘，他应了，我还不应哪！让他狗日的自己来！

媒婆碰一鼻子灰，讪讪地走了。

谁料，没过几日，康秀才真的带着四样礼亲自登门了。而且，他进门后一揖到底，先是赔礼道歉，尔后又夸周家孙女。总之，算是给足了周家面子。

可让周广田没想到的是，这门亲事竟是孙女周亭兰骂来的。

几天前，康秀才路过岭上，见周家柿园旁，高凳上坐一秀女。这姑娘裙裾悠悠地坐在靠近大树的高凳上，手里还拿着一本书。只见小女子素净妆扮，脚下一双绣鞋。眉儿细细弯弯，眼睛柔柔亮亮，更衬得脸庞雪白粉嫩。那股灵乎劲，康秀才脑中浮现诗经小雅的佳句：“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……”。

康秀才为人虽端方谨严，可眼前的小女子让他不由地想起了前些时提亲一事。鬼使神差一般，他不由得放慢了脚步。

更让他想不到的是，正在此时，这女子粉唇轻启，竟然朝他笑道：秀才爷爷，康家爷爷，你见过城墙么？你见过济南府的炮台么？你见过吴家酱菜园新锔的大缸么？你见过范家铁匠铺里的牛皮风鼓么？

康秀才像是当头挨了一棒，张口结舌地，那脸竟涨成了酱紫色。

只听这女子又说：您也算饱读诗书，那我问问你：你家栽了梧桐树了么？你家有新晒的糯米么？你家备有洋人的梳妆镜么？你家放有待客的金银餐具、八仙方桌十二条凳二十四道汤盆么？大年下，你还跑到俺家借钱，你羞也不羞？

此时此刻，康秀才脸上红一片又紫一片，就像是生猪肝在滚水里氽过了，又在凉水里激。

他叹一声应道：好一个伶牙俐齿。

不料，这小女子一张嘴，又让他大吃一惊。只听小女子说：是啊，不瞒您，出门时，我刚在砺石上磨过。古人不是说：漱石者，欲利其齿。枕流者，欲洗其耳。您要不想听，就去洛河里洗洗耳朵吧。

康秀才哪里知道，这女子是周家的一个例外。周家就这么一个孙女，从小受宠。“老毒药”虽然嘴毒，却一直把她视为掌上明珠，可以说是周家唯一不受约束的人。虽是商家女，但自小什么书都看，而且在私塾里还悄悄念了几年书呢。

康秀才就这么走了。虽然没有去洗耳朵，但他是一步三叹，像被打垮了似的，走得很踉跄。

就此，康秀才在家里闷了三天。三天后，康秀才亲自登门，去周家提亲，尔后正式下了聘礼。可是，谁能料想，这么一桩看上去十分美满的姻缘，却牵出了一连串的事端。

三

周家的孙女要出嫁了。

那是柿子红了的时候，周家的小孙女嫁给了康家的大孙子。这是一桩人人都说好的姻缘。周家女儿年方十七，是当地有名的富家女；康家虽说穷一些，但耕读传家，一门两进士。康家的大儿子早年进士及第，现已是朝廷的三品大员；康家大孙子今年又喜中红榜，是当朝的新科进士。